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三)

齊魯書社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三)

齊魯書社

卷四七

書(篇)序 四七

《歷代名賢氏族言行類稿》序

章 定

《傳》曰：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，族之所在，祖之所自出也，其可以不敬乎？

予讀陶淵明《贈長沙公》與杜子美《示從孫濟》二詩，未嘗不掩卷太息焉。因取歷代迄皇朝名賢言行可紀之迹，類姓成帙，以便記覽，庶幾稍知尊祖之義。屬將行役昆山，留之友人張椿年白石山屋，初不敢亦外目^{〔一〕}，尚恨文籍不備，多所遺闕，嗣有所得，當續書之。

嘉定己巳端陽日，武夷章定手記。十萬卷樓刊本《兩宋樓藏書志》卷六〇。

〔一〕亦外目：此下原注“三字疑有誤”。

《活人事證方》序

葉麟之

醫家之攻疾，如兵家之攻敵，其術一也。是以古之善用兵者，決機制勝，雖若縱橫出於己，然求其謀計之所施，無不暗合古法，如韓信之背水、虞詡之增竈，往往皆祖孫、吳之故智。此無他，取事之已然者以為證，果何往而不收效耶？兵家且然，而況於醫家之療病者哉！

攷之往昔，以醫名世者，無出扁鵲、和緩之右。觀其望齊侯而退走，辭晉侯而弗治，亦不過按疾在骨髓膏肓而為之辭，然後知不證以古方，而嘗試以私意者，皆非三折肱之良醫也。

桃溪居士劉君信父，本儒家者流，屢擯名場，而壯志弗就，迺斂活國之手，而為活人之謀。既而思之，囊有妙劑，僅可以濟一隅，曷若鳩《千金》之祕方，足以惠天下之為博也。於是此書作焉。夫作非己私，而證以成效，欲使觀者有據，而用者不疑，仁矣哉！信父之用心也。

予嘗怪世之庸醫，未必得周官十全之術，設或遇人危篤之疾，反欲自珍其藥，以為要利之媒，貪心未饜，雖匕劑而不輕試，尚何望其以祕訣而授人哉！斯人也，其不為孫思邈之罪人者幾希矣。正爾傷夫醫道之趨薄，而深有感於劉君之近厚，此所以怦來謁序，而不敢辭。

時嘉定丙子臘月朔旦，從政郎、新監行在惠民利劑局葉麟之棠伯書。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《中國醫籍考》卷四九。

《盡忠錄》序

李大有

大有昔侍先祖，道及秘撰事，云秘撰所上建炎三書，其一乃《夙興說》，論天下大計，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、黃，詞皆坦明，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。二人大怒，且得以罪先祖，必欲置之死地，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。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。時二人遂同以進，摘其語激上意，高宗亦欲薄其罪。汪、黃復動以危言，遂俱即東市，因謫先祖海外。今觀《高宗聖訓》，有曰：“聽用匪人，至今痛恨之。”有曰：“始罪東，出於倉卒。”聖意可見也。

歐陽書藁不傳於世，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，莫知何人編次。意有深旨，悉從其朝，止易其書二字曰《盡忠錄》，蓋掇取賜金制詔中語，因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，鋟木以廣其傳。

秘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，至爲之死，是書不出，九泉不瞑目矣。《聖政》所記馬衛尉者，先祖嘗與吳少宰書，別紙論張所，首論江夏兄弟之奸；繼而汪、黃選部，少陽論二人以譎，必誤中興，遂改極法。次李春、邵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^{〔一〕}，二人亦竄逐。布衣魏佑連上六書，亦不得其死。秋，馬伸疏十五事攻之，謫山東監齋，不知今存亡也，先祖意謂必能見殺。按《東齋先生語錄》曰：馬伸論汪、黃逐之，賊虜方張不可守，或謂中途刺殺之。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也。當興復草昧之初，朝廷未尊，言及兩朝相，馬、魏二公皆默然被害，人無知其冤者。則秘撰之死，天子旋即悔痛，累詔褒贈，至今聞者爲之慨慕興起，可謂死且不朽，視二公其幸多矣！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，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死者，姑采摭云。

嘉定改元十月朔日。明刻本《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》卷七。

〔一〕邵：原作“部”，據文意徑改。

《吳山端禪師語錄》序

釋定隆

古佛應世，順行逆行。風顛浪顛，凡四登山。普化、寒山、拾得之流，只要當人時時省捕，不隨八風所漂，忽然一念相應，即是到家時節。

禪師名淨端，字明表，歸安丘氏子。肄業吳山解空講院。始見人弄師子，發明心要，遂詣翠峰月禪師，得遊戲三昧，即以綵帛像其皮而衣之，故以爲號。凡四住小紉，皆荒涼不給，人不堪其憂，而師獨得其樂。多與賢士大夫遊戲，爲偈頌有若戲謔，詳味久之，極有深旨。示寂百餘年，微言奧旨，膾炙人口。

法孫比丘師皎得其平日與士大夫酬唱，并裸著述，輯一冊，開板流通，以惠後世，其志可嘉。謁余正其訛舛，義不可辭。觀者苟於語言文字外，見師子奮迅，則師皎上人虛刊此錄也。

時嘉定己巳秋後五日，前住持道場山嗣祖比丘定隆書於鐵觀音東堂。《續藏經》第二編第三一套第三冊《吳山端禪師語錄》卷首。

《玉堂集》序

許應龍

文章經國之大業，政化之黼黻，其所繫蓋甚重也。然辭尚體要，不惟好異。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詩綺靡而頌炳蔚，銘溫潤而箴頓挫，其體固自不侔。乃若制誥，則又所以導達德意，使萬民和悅而感戴，言必洪雅，辭必溫麗，坦然明白，不匿厥旨，然後足以鼓動天下。苟辭尚艱深，意或隱晦，則何以使癡老之夫扶杖而願觀，武夫悍卒感泣而思奮哉！

翰苑之職，昔人謂非文章不可爲。然居其選者最難其人，必純厚明切如元稹，體要典麗如裴度，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如景先，庶可追典誥之風而當絲綸之任。

少師陳公其有得於此乎？學廣聞多，才高識遠，研精覃思於宏博之科，一發中的，繇是而膺玉堂之選。作爲詞章，動合典則，純乎若圭璧之無瑕，鏗然如宮商之中節，播告之辭則深切著明，曲盡事情，除拜之制則溫潤典雅，默寓規戒，表疏宣答之類則其事實其意婉，豐不餘而約不失。今觀先皇帝踐阼之初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，聳動一時之觀聽。而不應僉志者，豈非斯文之力歟！

然文章特公之餘事耳。蓋有德者必有言，公外寬而內明，氣和而心正，修身踐行則中而不倚，好賢樂善則休焉有容。以一念之真誠，結九重之簡眷，可謂上不負天子，下不負所學矣，豈非盛德之至者乎？故形諸著述，粹然一出於正，茲又有以見公之全美，殆不止於詞章而已。

吁！德盛者其後必大，端明、元樞以奧學雄文得雋詞科，聯輝華萼，而代言龜禁，復世其官，使兩朝之號令文章前後輝映，固足爲北門之偉觀。基命有密，協贊廟謨，行將偃武修文以化天下，功業日新，少師益有光焉。

某竊窺傑作，如獲拱璧，不敢秘藏，刊于鳳城，俾廣其傳，以爲天下之模楷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東澗集》卷一三。

涂元直《明倫集》序

幸元龍

皇極一建，彝倫攸叙，機如此也。聖上更化，斯章大中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之道，自一身而朝廷、而百官，自百官而萬民，莫不尊尊親親，而歸乎厚。

高安元直，逸民也，窮處山林，感聖化，著《明倫》一書，以承休德。書凡十卷，上遡聖賢，志真言行，以爲身法。行之一身，而一家化之；行之一家，而一鄉化之。趙公寺丞觀風江右，得其書而刊之，上之於朝，請頒下郡國，以風勵天下。

猗歟休哉！隱德君子著書以致於郡，而皇華使臣抗疏以聞於國。四方風動，惟德之休，奚患小民之不親於下哉！天地交而萬物通，上下交而心志固，君子可以占國矣。自有天地以來，即有此道。有父子然有君臣，有君臣然有上下，有上下然禮義有所措。則孝者百行之根本也。

予嘗欲以《孝經》爲經，以《禮記》《語》《孟》爲傳，以聖賢之往行爲事，膠膠未遑爲，塗君先我著鞭矣。自古行修而德澤不加於民，窮居著書，而百世泯沒不傳者，不知其幾。今《明倫》之書，得部使者之疏，而朝廷知之，天下喻之，月麗天而明，鵬乘風而高。予與涂君桑梓相依，其子仁方孝稱於宗族，弟稱於鄉黨，有文

有學，嘉定辛未舉進士第。班彪之史，固實成之。《明倫》之書，若以孟氏之五教爲綱，而集聖賢之言行爲紀，則萬世不刊之典也。

予於涂氏父子有厚望焉，於是乎序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《松垣文集》卷八。

《習學記言序目》序

孫之宏

《習學記言序目》者，龍泉葉先生所述也。初，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，名《習學記言》，未有論述。自金陵歸間，研玩群書，更十六寒暑，迺成《序目》五十卷。子案既以先志編次，諗今越帥新安汪公鉅木郡齋，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。

竊聞學必待習而成，因所習而記焉，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。夫去聖綽邈，百家競起，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，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？蓋學失其統久矣。漢、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，謂其能嗣孔子。至本朝，關洛驟興，始稱子思得之曾子，孟軻本之子思，是爲孔門之要傳。近世張、呂、朱氏二三鉅公，益加探討，名人秀士，鮮不從風而靡。先生後出，異識超曠，不假梯級，謂洙泗所講，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，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。《易》彖、象，仲尼親筆也，《十翼》則訛矣。《詩》《書》義理所聚也，《中庸》《大學》則後矣。曾子不在四科之目，曰“參也魯”；以孟軻能嗣孔子，未爲過也。捨孔子而宗孟軻，則於本統離矣。故根柢六經，折衷諸子，剖析秦、漢，訖於五季，以呂氏《文鑑》終焉。其致道成德之要，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；指治摘亂之幾，如刺臍中育之速於起疾也。推迹世道之升降，品目人材之短長，皆若繩準而銖稱之。前聖之緒業可續，後儒之浮論盡廢。其切理會心，冰消日朗，無異親造孔室之閤深，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，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。至於憂時慮國，不捨食息，思爲康濟。常追恨唐初務廣地，而兆夷狄內侵之禍；中世廢府兵，而縣官受養兵之患^{〔一〕}。本朝承平，未遑浚定。矧以強敵垂亡，邊方數警，筆墨將絕，遂爲《後總》，特祕而未傳。嗚呼，誰能知先生之苦心哉！然賈誼分封之策，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。烏重嗣欲殺節鎮之權，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。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，存乎其人而已。先生之書所望於後人者，豈易量哉！之宏之序是書，固不容無所表見於斯也。

嘉定十六年十月日，門人山陰孫之宏序。十萬卷樓刊本《詒宋樓藏書志》卷五五。

〔一〕官受：原闕，據清光緒《永嘉縣志》卷二七補。

《水心文集》序

趙汝諱

備衆文名一家言者，在唐始著，前不多見也。

先生之作，從壯至老，由今並古，日邁月超，神心窮天地，偉烈動海嶽，翼然如登明堂，入清廟，黼冕崇麗，金奏而玉應。其光耀變化，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。盛矣哉，其於文乎！粹矣哉，其於道乎！

蓋周典、孔籍之奧不傳，左冊、馬書之妙不續，詩迄韋、張，騷降景、宋，華與質始判，正與奇始分，道失其統緒久矣。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，爭慕趨之，馳騁以其力，雕鏤以其巧，彰施以其色，暢達以其才，無不自托於文，而道益離矣，豈能言易知言難歟？或者反之，則曰：“吾亦有道焉爾，文奚爲哉？”夫子不云乎：“言之

不文，行之不遠。”六藝非萬世之文乎？以詞爲經，以藻爲緯，文人之文也；以事爲經，以法爲緯，史氏之文也；以理爲經，以言爲緯，聖哲之文也。本之聖哲而參之史，先生之文也，乃所謂大成也。欲植傑木，必豐其根；欲瀦巨澤，必濬其源。文，其澤、木也；學，其根、源也。學與文相爲無窮也，是果專在筆墨間乎？

集起淳熙壬寅，更三朝四十餘年中，期運通塞，人物散聚，政化隆替，策慮安危，往往發之於文，讀之者可以感慨矣。故一用編年，庶有考也。

昔歐陽公獨擅碑銘，其于世道消長進退，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土隱晦未光者，皆述焉，輔史而行，其意深矣。此先生之志也。

門人大梁趙汝譜序。明正統刻本《水心先生文集》卷首。

《九經疑難》序

張文伯

疑生於不信，難起於不服。經之有疑難，其殆出於專門之學，臆見異說，自相矛盾者乎。然所疑有是非，而難有當否。有如李泰伯疑《周禮》者一，歐陽公疑《周禮》者二，蘇子由疑《周禮》者三，猶曰：“今之《周禮》，非周公之全書也。”至若劉子玄於《書》有“疑古十條”，於《春秋》有“十二未論”，果何見也！何休好《公羊》學，著《公羊墨守》《左氏膏肓》《穀梁廢疾》^{〔一〕}，鄭玄乃發墨守，箴膏肓，起廢疾，猶曰黨同伐異者爾。若夫顧悅之嘗難王弼《易義》四十條，而關康之又申王以難顧，非其品藻不由於公論，而評議獨出於私見者乎。雖然，是皆有可取者。昔孔門之學，大概務通倫類而已，顏子聞一知十，子貢告往知來，故師友琢磨，而德業日進。使其舉一隅而不反以三隅，決不能有所疑、有所難也。

予自幼年趨庭，先君堂授以麟經，涉獵之餘，亦嘗取五經、三《禮》，與夫《語》《孟》講究其大概，凡平日得於先儒之議論者，寸長片善，靡有不錄。今取其切於場屋之用者，纂爲一書，題曰《九經疑難》。非惟述其辨駁而已，凡其說之新奇，意之高遠，詳備無遺，開卷一覽，九經大旨瞭然在其中矣。昔房景先才學通融，嘗作《五經疑問》百餘篇，而邢邵亦以《五經指要》爲世指南。今不見其書，聊以是擬前編云。

樵陽張文伯正夫序。宛委別藏本《九經疑難》卷首。

〔一〕肓：原作“盲”，徑改。

《帝學》序

齊 礪

《帝學》一編，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，摭取帝王務學求師之要，自必義迄于我宋，釐爲八卷上之。玉音嘉納，緝熙光明，於斯爲盛。其五世孫擇能宰高安，刊置縣齋，未幾散逸。戶曹玉牒汝洋一日訪得元本，因俾鋟木，以補道院之闕，庶永其傳。

嘉定辛巳季夏望日，青社齊礪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帝學》卷首。

《江東十考》序

李道傳

孝宗元年，方事恢復，時先君初仕，討論南北間事，著《江東勝後之鑑》十篇上之。竊謂戰勝存乎備具，退守存乎人心，因復考六朝備具之實：曰屯兵之地，曰統兵之任，曰取兵之制，曰財賦之出，曰出師之途，曰饋運之方，曰舟師之利，曰出騎之用，曰守城之規，曰守江之要，凡十篇。參之古今，論其大略云云。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刊本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〇〇。

《石屏詩集》序 一

戴復古

懶庵趙蹈中寺丞作湘漕時，爲僕選此詩，凡一百三十首。觀者疑焉，謂懶庵古詩得曹、謝、韋、陶之體，律則步驟杜工部，其議論高絕一世，極斬於許可，今所取此編，何其泛也！復古議論斯語，使有五字可存，如崔信明“楓落吳江冷”一句，十字可存，如杜荀鶴“風暖鳥聲碎，日高花影重”一聯，足矣，果何以多爲？

嘉定癸未二月朔日，復古書。四部叢刊續編本《石屏詩集》卷首。

《石屏詩集》序 二

戴復古

復古以朋友縱臾，收拾散藁，得四百餘篇。三山趙茂實、金華王元敬爲刪去其半，各以入其意者分爲兩帙。江東繡衣袁蒙齋又就其中摘取百首，俾附于《石屏小集》之後。明珠純玉，萬口稱好，無可揀擇，是爲至寶。凡物之可上可下，隨人好惡而爲之去取者，斷非奇貨。

紹定壬辰仲夏，復古自書。四部叢刊續編本《石屏詩集》卷首。

《笑笑詞》序

詹 傳

傳竊聞之，下士聞道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爲道，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，則知笑之爲辭，蓋一名而二義也。

遜齋先生以宏博之學，發爲經緯之文，形於言語議論，著於發策決科，高妙天下，模楷後學。以其緒餘寓於長短句，豈惟足以接張于湖、吳敬齋之源流而已！竊窺其措辭命意，若連岡平隴，忽斷而後續；其下語造句，若奇葩麗草，自然而敷榮。雖參諸歐、蘇、柳、晏，曾無間然。而先生自謂詩不甚工，棋不甚高，常以自娛。人或從而笑之，豈非類下士之聞道也歟？先生亦有時而笑人，豈非得樂然後笑之笑也歟？

竊嘗盥浴，誦瑞慶節之詞，如“福若高宗，太平賽過仁祖”之句，則知愛君之意爲甚厚。送太夫人之詞，

如“別駕奉安，輿前呵方塞途”之句，則知尊親之心爲甚篤。如“婦姑夫婦孫和子，同住人間五百年”“花縣飛鳧鳥，芝庭捧鶴書”之句，則知慶源流長，椿桂爭芳，卓爲當世之偉觀。如“一笑對西風”，如“一聲啼鴉五更鐘”之句，則知有言外不盡之意，殆不食煙火人所作。近世詞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，然其失也詼諧；如辛稼軒非不可喜，然其失也粗豪。惟先生之詞典雅純正，清新俊逸，集前輩之大全而自成一家之機軸。

傅稽山末學，壁水書生，天假厚幸，獲遇先生展驥雄藩。傅深愧棲鸞下邑，首蒙知遇，賜以珠玉，斂衽莊誦，玩味三復，不容自嘿，輒推原笑笑之旨，記於篇云。

時太歲庚午嘉定三禩仲春既望，會稽詹傳敬書。彊村叢書本《笑笑詞》卷首。

《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》序

夏元鼎

動亂爲業根，靜定爲藥鏡，此崔公之法言也。豈非以人之有生，四大假合，涕唾精津血氣液无非陰邪，酒色名利貪嗔癡无非紛擾？惟一藥鏡之靜定能攝伏之。

何謂藥，丹砂木精得金乃并是也；何謂鏡，靈明真覺回光返照是也。故聖人以神道設教，以日月爲易；仙道以神明爲宗，以日月爲丹。釋氏之杖挑日月、宗性傳燈者，皆是物也。崔公慈悲接物，善於托喻，故呂洞賓謂“因看《崔公入藥鏡》，令人心地轉分明”，信爲天人之師也。

予三閱藏教，凡得《藥鏡》七本，其文各不同。此經總二百四十三字，言簡理當，如太上之祕奧、《春秋》之正經，微顯闡幽，探蹟索隱，靡有餘義，真金丹之樞轄也。偶菖節過八寶，憇於彭忠甫左塾，因其炷香問道，謾爲下一注脚，以貽當世明眼君子，并寄豫章靈源子胡季轍、天台元漢子王和甫，皆學仙弟子也。

夏元鼎序。正統道藏本《黃帝陰符經講義》卷首。

《龍洲集》序

劉 澥

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。予兄改之晚出，每有作，輒伸尺紙以爲藁，筆法遒縱。隨爲好事者所拾，故無鈔集，詩章散漫人間，無從會粹。

澥嘗游江浙，涉淮甸，得詩、詞、表、啓、賦、序於所交游中，纔成帙，多爲同儕取去。歲月久淹，應酬幾不能給，或以是而獲謗。吁！上而李、杜、韓、柳，近而歐、蘇、陳、黃，大篇巨帙，爛如星日，絢如綺組，膏澤流於無窮，於此何足秘哉！用是鋟木，以廣其傳。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，嘗陸續以刻。少有舛闕，不敢輕易竄易。或收善本，能一賜參對，至願。

時端平紀元六月望日，劉澥謹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龍洲集》卷首。

《瓜廬詩》序

趙汝回

晉、宋詩稱“陶謝”，唐稱“韋杜”。當其時，人人皆工詩，詩非不盛也，而四人者獨首稱，豈非侯鯖爽口，

不若不致之羹，鄭聲悅耳，不若遺音之瑟哉？

唐風不競，派沿江西，此道蝕滅盡矣。永嘉徐照、翁卷、徐璣、趙師秀，乃始以開元、元和作者自期，治擇淬鍊，字字玉響，雜之姚、賈中，人不能辨也。水心先生既嘖嘖歎賞之，於是“四靈”之名天下莫不聞。而瓜廬翁薛景石，每與聚吟，獨主古淡，融狹爲廣，夷鏤爲素，神悟意到，自然清空。如秋天迴潔，風過而成聲，雲出而成文。間謂四靈君爲姚、賈，吾於陶、謝、韋、杜何如也？

夫古詩三百，不過比興；然上下數千年間，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，擬之而弗似矣。四靈陋晚唐不爲，語不驚人不止，而後生常則其步趨聲歛，揚揚以晚唐誇人，此人所不悟也。然則景石脫穎而出，自成一家，真知幾之士哉！

景石名家子，多讀書，通八陣、八門之變。乃心物外，至忘形骸，築廬會昌湖西，灌瓜貼樹，篤醇擊鮮，日爲文會，論切闡析，恐不人人陶、謝、韋、杜也。情真氣和，庶幾乎有道者，而年五十一死矣。死後，人士無遠近，爭致其詩，其子弟手鈔不能給，於是相與刻之。嗚呼，使景石健至今，詩又止是乎！

嘉熙元年清明日，東閣趙汝回序。知不足齋影鈔南宋八家集本《瓜廬詩》卷首。

《雲泉詩》序

趙汝回

近世論詩有選體，有唐體。唐之晚爲崑體。本朝有江西體，江西起於變崑。崑不足道也，而江西以力勝，少涵泳之旨。獨選體近古，然無律詩，故唐詩最著。

世之病唐詩者，謂其短近不過景物，無一言及理。此大不然。詩未有不托物，而理未有出於物之外。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。今觀《三百篇》，大抵鳥獸草木之間，不可以是訾也。而人之於詩，其心術之邪正，志趣之高下，氣習之厚薄，隨其所作，無不呈露。如少陵之詩而得其爲忠，太白之詩而得其爲豪。郊、島之詩寒苦，而其器必隘；韋、白之詩蘊藉，而其情必遠。自然而然，初非因想而生見者。

昔坡公論六家書，謂小人書字雖工，而其神情終有眴眴側媚之態。非獨作字爲然，雖文皆然也。故作詩貴識體，尤在養性。不養性則無本，不識體則無法。永嘉自四靈爲唐詩一時，水心首見賞異。四人之體略同，而道暉、紫芝，其山林、閨閣之氣各不能揜。

雲泉薛君仲止以詩名於時，本用唐體，而物與理稱，更成一家。其人蕭散之際，自有繩尺。始而色，其貌若生；久而旨，其味益洽。恬靖不求，本於天性，未易以矯揉學者。雖其詩未足以盡其人，然必有是人而後有是詩，讀者當自得於言語之外云。

淳祐己酉五月日，東閣趙汝回序。汲古閣影鈔南宋六十家小集本《雲泉詩》卷首。

《重建錄事聽石記》序

趙汝回

寶慶二年春，余來爲錄事。聽屋老敝，不蔽風雨，獄亦棟撓趾腐，椽斷壁闕矣。亟請于州，得錢十萬，日整月葺，既就完好。

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十，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，採崔文公詩，更挹翠軒曰“與清”，以想崔君之遺風。古梅出荆榛，西山立几案。遙睇飛雲，靜聽啼鳥，俯仰之間，物我俱適。當是時，有空因圓、釋桎梏之意焉。

廳左右三井。前豈無名賢嘗至，間視題名，已石剥字漫，不可讀。因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，獨於《尚書郎壁記》用楷法，峻嶮直截，妙入神品，年歲愈遠，人愈貴惜，而尚書郎姓氏無傳，可歎也。

夫記，紀德紀事，事廢德虧，雖以張旭書之，人弗觀之矣，況石剥字漫乎。可傳矣，不得其傳，後人之責也。乃重刻之，而叙以完葺之由，庶幾將來式敬爾獄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赤城集》卷三。

《九朝編年備要》序

林 岳

國史尚矣，太祖、太宗、真宗爲三朝，仁宗、英宗爲兩朝，神、哲、徽、欽四宗爲四朝，史用班馬體，非一世一有司所能就也。

《續通鑑長編》稽國史，倣溫公，運之左氏，則眉山李氏專其家。聞有提綱挈領之書，書未之見，今所見者太學生莆陽陳均爲之，名曰《皇朝編年舉要備要》。其取類博，其收功精。夫紀事之約，未易言也，孔子序《書》及筆削《春秋》嚴矣，司馬溫公雖未爲本朝通鑑，先爲《稽古錄》，祖《春秋》意，亦本朝史籍之綱也。此書又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，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，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質之鉅工，中爲衡度，以裨金匱石室之藏。日昃清問，乙夜觀書，庶幾有取焉，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！

我國家超越漢、唐，比方虞、周者，以仁立本也。若乃陰陽之消長，君子小人之進退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者，二公既言之，茲不贅云。

紹定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，朝議大夫、直敷文閣、新知漳州林岳敬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九朝編年備要》卷首。

《拙軒初藁》自序

張 侃

邗城張侃取所謂詩文名曰《初藁》，懼學力之未充，而願有進焉，非曰能也。它時閱是藁，惕然而愧，則知所以勉。否則，學止如斯而已，雖有愧，將何容焉？勉諸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拙軒集》卷五。

《拂石摘藁》序

張 侃

長樂陳公諱槐卿，字懷叔，父子世科。高祖潛德，隱居其鄉之西江，名動一時。

懷叔少孤，游江浙以昌其學。越乃父居官之地，且與文清曾公孫有交籍深契，因登貳卿之門。待制陸公，文清之高弟，閣學陳公，都官之聞孫，一見如平生歡。觀此可以知其爲人矣。待制送公詩曰：“極知穩步烟霄路，却要微知郡縣勞。”其待遇之厚如此。及誦公次待制詩曰：“浩歎但傷前輩少，此懷難與俗人論。”其受知之密如此。

公博極群書，尚友千載，故著述甚夥。晚歲賦詩，有“誰能作文冢，反魂爲瘞埋”之句，蓋憫其微勞，而歸之於煨燼，亦自解也。

族從震孫，過庭之暇，口占授辭，及得於殘編斷簡中，彙而成集，使其盡存，雖百卷可也。予慕公清名甚久。歿後二十年，震孫以家集序爲請，某不敢以淺陋辭。公曾任上臯酒官，晚以拂石老人自號，寔取戶侍李公詞中語，信知淵源端有自也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拙軒集》卷五。

《寄庵嘯嘯集》序

張 侃

某叔父盱江使君，始卜居德清，與建炎丞相忠靖孫宅相鄰，今工部郎朱公也。某聞公起居出處甚詳。後二十五年，拜公於鄉社，儀止溫乎其有容，議論粹然其有德，退而竊伏其聲光。又八年，公始謝世，里巷之人相與悽惋，且曰：“公老成人也，今不復有矣。”

某無似，獲與公第二子嚴陵推官彧游，因得公家集，則知文獻相傳，其源遠矣。淳熙中，叔父官儀真，公送以詩：“千金常恨鄰難買，一笑那知蓋已傾。”及歿，又哭以詩：“牆東涼月頻留夜，渡口垂楊幾惜春。”公於人厚矣。

某學術鄙陋，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鉅業。蓋嘗展公之詩，目視口誦，如臨泰山之懸崖，窺巨海之驚瀾，戰悼悸慄，莫能得其髣髴，然後知詩者天地之心，君德之祖，百福之宗，萬物之戶也。世人得公詩者，優而柔之，使自得之，讀至《題忠靖祠堂》數篇，則公家世輝赫，忠肝義膽，誠中興第一人物。

公諱皆，字子同，其曰《寄庵嘯嘯集》者，親自標識，殆絕筆也。

年月日，里姝具位邗城張某謹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拙軒集》卷五。

《潘聖功詩集》序

張 侃

龍臺潘蒙正聖功詩四十首。

聖功，予之友也，其酬倡送別之詩在焉。予懼其名之泯，錄而傳之，所以重交情也。若夫句律深穩，語言雄妙，則在人之取予，予不得而私也。

聖功，龍臺先生猶子，生於乾道己丑，歿於嘉定己卯。歿後五十二日，始爲序，時十月晦。友生邗城張某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拙軒集》卷五。

《春秋分記》序

程公說

《周禮》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，達四方之志。諸侯亦各有國史，大事書之於策，小事簡牘而已。

《春秋》，魯史也，仲尼加筆削，爲垂世之經。孟軻氏發明宗旨，曰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皐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？’”又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、魯之《春秋》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”嗚呼！孟子之言則《春秋》傳心之要也。

夫《春秋》爲天子之事，當本之周，曷爲本之魯也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“王”乎其間，以魯而系之王，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。列國之事不一矣，事有隱惡，安得盡見之？赴告冊所可見者大綱存焉，舉其大綱，則妙而天道，微而物變，與夫國異政家殊俗，可以推見。此《春秋》詳於內魯，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。

左氏傳經，紀載博備，兼列國諸史之體，使後之沿事以求經不爲無取，然或謂艷而富，其失也誣。《公》《穀》二傳，解經多而叙事略，亦蔽於短俗。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，下則徇文而違理，嘗竊病之，輒推《春秋》旨義，即《左氏傳》分而記焉。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，又旁采《公》《穀》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，附正其下，冠以周，尊王也。次以魯，內魯也。自晉以下爲世本者十有二，次國、小國各自著錄。又爲年表、世譜、書。摠九十卷，目曰《春秋分記》。曲明聖人遺意，以示來世。至於得失盛衰之變，亦備論其故，蓋《春秋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，而《分記》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，因其異而一之，此《分記》所爲作也，尚《春秋》意也。

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戌^{〔一〕}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春秋分記》卷首。

〔一〕二年：按乙丑乃開禧元年，“二年”當誤。

《春秋經解》序

汪 綱

綱因讀龜山文編，見其爲中丞孫先生作《春秋解後序》，竊謂楊公學邃於經，今於是書尊信推予，若弟子之於其師，後學觀此，當知所依歸矣。敬鋟諸梓，以補前之未備云。

時嘉定丙子仲春上澣，郡守新安汪綱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春秋經解》卷首。

《習學記言》序

汪 綱

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《習學記言》，前後兩帙。一自《書》《詩》《春秋》三經、歷代史記、《五代史》，大抵備史法之醇疵，集時政之得失，所關於世道者甚大。一自《易》《禮》《論》《孟》五經諸子訖呂氏《文鑑》，大抵究物理之顯漸，著文理之盛衰，所關於世教者尤切。

今徐偉夫攜至一本，乃用諸經史子前後排比，第聚爲一書，總五十一卷。發以序文諗余，鋟板郡齋。工未竟，趙振文來，具道水心著述，前後□□所得于德叟者同。余嘗反覆抽繹其故，此分彼合，要皆不爲無意，讀者庶有考焉。

德叟名居安，瑞安人；偉夫名之宏，餘姚人；振文名汝鐸，今居樂清。皆水心高弟云。

癸未良月望日，新安汪綱仲舉父書。十萬卷樓刊本《兩宋樓藏書志》卷五五。

《東漢會要》序

徐天麟

臣頃於嘉定四年九月，表進臣所編《西漢會要》七十卷。際遇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稽古右文，日新

聖學，既塵蠅濩之覽，乃十一月丁卯有旨付尚書省，藏之秘閣。

竊自惟念臣猥以庸愚，妄倣前賢纂輯，遭逢聖明，不棄葑菲，俾得晉聯廣內之儲，豈意書生有此榮遇！當時三館之士，被命看詳，間謂臣言：兩漢治效，上軌殷、周，制度文物，炳耀青史；今詳于西劉，而略于東都，豈不猶爲缺典？臣退而自忖，所幸精力未疲，乃因公退之暇，繙閱《范史》，旁貫諸書，復加哀次，成《東漢會要》四十卷。

竊惟炎運中興，禮樂庶事，視西都爲加詳，建官置兵，以節約而鄉簡。雖建武改制，事歸臺閣，中世失權，政移戚宦，然猶足以綿延二百年之祚，比隆于高、文、武、宣者，以綱紀法度猶有可以憑藉扶持者也。自蔡邕作十意，補續《前志》，其文既已湮沒。范氏亦欲徧作諸志，依準《前書》，然徒懷著述，莫究僞功。范又嘗以十《志》託于謝儼，搜撰垂畢，值范傾敗，委棄弗存。其後劉昭因范遺緒以注補之。今八《志》所述，綱目粗備，然食貨、兵、刑、學校、選舉之類皆缺弗著，學者病焉。

臣不量疎謬，復茲編綴，以補一朝之典。睿聖當極，酌古御今，庶有裨於乙覽之萬分。凡八《志》已詳者，今特撮其綱要，《志》所未備者，則詳著本末，又間以己見，爲之論述，使議禮者參兩漢之沿革，以求三代之遺範，則是非得失，粲然在目，孰爲可法，孰爲可鑒，於是考而證諸，其於世教詎云無補乎？

寶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奉議郎、武學博士臣徐天麟序。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標點本《東漢會要》卷首。

吳元用《詠史詩》序

鄭魏挺

雲梯隱君吳元用一日來僕書云：“少時隨行輩習世之所謂賢且能者，鄉老大夫三歲大比，賓興之，獻其書於王，王乃拜受，登於天府。蓋其待遇之禮優異如此。後世取士詔下，爭詣有司乞試，投牒相保委，列棘爲樊牆，如防寇盜。試日夜未盡三鼓，挈飲食坐具，暴露院門外，謠譟囂雜，不翅市區；日出門啓，排前爭入，擁併躁踐，巾履半遺。脫以千金之軀而僥倖於萬一，其爲垂堂大矣。幸無他恙，取試目，操紙筆，僂僂小几上答所問，耳目鼻口盡塵紛，曙鼓聲鏗鏘猶未罷，三場皆然。回視周之取士，豈直相倍？意竊陋之，因棄弗爲。然念士生斯世，固不宜與草木俱腐，豈必盡富貴而足以自見，固所好不齊耳。苟爲之不已，雖薄物細故，如戴逵之琴、桓伊之笛、公孫大娘之劍，猶能因事著名，託於不朽，而況老於文字間者耶？平居無事，未嘗問家人生產作業，而一以嘲弄煙雲、平章風月爲日課。方其定敲推，指石鼎，肩聳髭斷，口吻饑渴，寒暑有不知，況世所謂蝸角蠅頭者乎？惟樂佳山水。頃遊江淮，遇往事陳迹可喜可愕者，輒詩之以識其事。抖擻破篋，得三十篇。友人李涪不以燕拙爲箋註，子與我故，其爲我序之。”

余剥書讀而笑曰：王濟有馬癖，杜元凱有《左傳》癖，吳元用其得不謂之有詩癖乎？伯夷吐周粟而甘西山之薇，淵明薄彭澤而懷栗里之松菊。賢者嗜好每如此。由人言之，一章半句，亦有可好，而元用至耽玩之乃爾。夫林和靖孤山之癯，無爵位貨賄足以驚人動物也，而名與西湖相爲終始；元用意不曠世相感歟？晉阮孚、祖約俱名君子，優劣未定。有訪見祖約，正料財物，客至，屏當不盡兩小簾，傾身障之，意猶未能平。或詣阮，方自蠟其屐，歎曰：“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！”神色閒暢，於是涇渭始分。讀元用之詩者，要當作如是觀也。

嘉定辛巳中秋五日。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《寧國縣志》卷一二。

《黃山圖經》序

張 介

予嘗讀班史，見有“山東出相，山西出將”之說，慨然歎曰：山水之感人固如此乎？蓋天地之氣結而爲山嶽，融而爲河海，而山嶽、河海之氣亦孕而爲人。是故山嶽、河海之氣受之於天者，有剛柔清濁之殊，而人受山嶽、河海之氣以生者，亦不能無強弱勇怯之異。今夫吳、越之人秀，閩、蜀之人峭，齊、魯之人樸，淮、楚之人直，此皆其山水所發者然也。

江南諸郡多佳山水，其間雄絕者莫如黃山。其山舊名黟山，當宣、歙二郡界，西南屬徽州歙與休寧縣，東北屬宣州太平、旌德縣。唐天寶六年六月十七日，敕改黃山。其勢峭拔，其形壯麗，故宣、歙二郡之士風民俗，率多廉直耿悍之氣，自昔異才間出，賢哲迭生，武烈文勳，皆足以聳動朝野，又信乎是氣之所鍾也。

然而自山至京二千餘里，陸海不通，舟車隔絕，故罕爲士大夫所遊賞，而遂泯滅於無聞，雖山僧野人之居，蓋亦少焉。元符三年，雁蕩周君來尉歙邑，因按驗至山，遍賞諸景，於祥符寺得圖經及古今賢哲題詠以觀，乃歎曰：“有如是之奇而不聞於世者，何也？是非文字失傳之過歟，亦居山者有罪焉。”遂鏤圖經及詩，板行於世。

予居宣之太平縣，去祥符精舍無兩牛鳴地，因同同志訪謁，求湯泉澡滌之勝。焦君東之居山之麓，適與偕行，寓宿於寺，主山一老出示舊本圖經。歷年滋久，其間脫板甚多，似不足以悅人之觀覽，甚爲之惜。謂能更復此集，非好事者不可。焦君在列，慨然有志於斯，遂命工增以山圖，續以近世諸公詩詞，并附於前後。就，屬予爲序。

予不獲辭，因序之曰：斯圖一新，不惟使前之英辭傑作不致泯無聞，亦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此山之景，而名公鉅儒接踵來遊，高僧隱士比屋爭居於山之間者，實焦君東之之力也。於是乎書。

時宋嘉定改元清明節□。安徽叢書本《黃山志定本》卷三。

《大方廣佛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集註》序

釋元粹

大哉覺性，圓裹十方，魔佛同遊，色心交徹。有見皆成妄想，無言猶在半途，一相不存，萬機齊赴。故我薄伽梵住聖凡之本際，振行證之宏綱。文殊問本起之因，徧吉咨如幻之行，克彰圓照，盡掃疑情。普眼章三學相資，觀雖圓而漸助；金剛藏衆生本佛，金混鑛而須銷。彌勒窮流轉愛源，淨慧扣修地位，此下方法不定。

圓攝有三威德：聞行、體思、修辯。音啓定輪，交互證悟。了覺之執相酬，淨業以令除作，止任滅之病根，示普覺而擇友。圓覺稟三期而垂軌，善首持五目以流通。華貫環連，金聲玉振，將規法利，盍闡義門？準天台一宗，探圭峰諸疏，萃乎精要，補以前聞。庶因言遣言，得月忘指者矣。

宋嘉定七年歲在甲戌九月九日序。《續藏經》第一編第一六套第一冊《圓覺經集註》卷首。

《漫塘文集》序

王 遂

上缺貫哉，漢唐而後，言語性命離而爲兩，合乎一者韓子而已。《原道》一篇通貫六籍，然《上丞相書》則近乎佞，《贈李願序》則近乎慢，《符讀書城南》又近乎諂，豈道與文果二物耶？

學韓子者惟漫塘劉公，而漫塘之文則不然，胚渾數世之積累，培養雲茅之氣節，秀鍾一身，植而爲行，發而爲言，但聞道鳴以文，未聞文鳴乎道也。讀其文雅正如《騷》，詠其詩精切似《選》，其奏議似《檀弓》、左氏，其論思反覆似《國語》、司馬子長。信矣，非漢唐以後之文也。

遂鄉里晚出，嘗侍言論，見其所以自命者未嘗以文。其在庠序，隱然有憂世之志，其出入州縣，慨然有濟時之用。及其屢召不起，則毅然以愛族黨、禁非鬼、恤窮饑、撫存沒爲心。問之，則曰：“先公之志也，吾何敢？”其薦進人才，動十數人，爲世有用。行足以動旒冕之知，仁足以啓鬼神之助，望足以壓三軍之亂，化足以服群民之心，而道不及行之朝廷、達乎天下者，天也，豈人所能爲哉？平生學術，根本伊洛，至於論說本末，則拒而不談。嗚呼！有黃叔度、申屠蟠所不能及。

既卒數年，鄉里諸友欲發其文傳於世，而蚤歲之稿散佚不存，中年所作趙師契者抄錄最多，其餘友朋亦以類至，略計平生之文十未四五。其子翁望剛叔既彙次之，名曰《前集》，而留後集以待方來。

夫文之遇合有時，道之流行不已，其存也不爲時用，其沒也僅止於斯，文之可貴也；其言足以補益當世，其旨足以覺悟後來，道之無窮也。遂不敢以其可貴者而廢其無窮，因請書之爲序。

淳祐二年秋分日，後學王遂序。嘉業堂刻本《漫塘文集》卷首。

《仰止堂規約》序

陳 宓

宓家有堂，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間來訪先公正獻所寓之館也，揭“仰止”之名，以寓高山景行之敬。與友人潘謙之講誦其間，潘久游朱先生之門而有得者也。間有好脩之士，旬一集，共講《四書》，本公之說而細繹發明之，如是者十餘人。

潘謂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，尤不可以不約。顏子曰：“夫子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”博而不約，可乎？遂取聖賢格言爲訓，又以《呂氏鄉約》槩括繼其後。凡存心養性之道，律己治人之方，條目具列，終身所行不出於此。

某告之曰：學基於少而成於壯，自壯至老，皆行所得於少時者也。孔門之徒，所以獨稱顏氏子爲好學者，蓋顏子自其少時固已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間，致力於克己復禮之際。博文約禮所以求其約也，克己復禮所以踐其約也，夫然後一旦深造於卓爾之域。諸友後生志銳，正當可畏之年，苟泛泛然溺心於文字言語之末，而徒以博聞獵涉爲務，不知擇其所謂明白簡要者，遵守而力行之，則將有童而習之，白首莫得其原之弊矣，況敢望顏氏子之卓哉。某過時而學者也，故深加懲創，共述此以諗諸同志云。

寶慶丁亥季秋六日書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抄本《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》卷一〇。

《學問指南》序

陳 宓

朱先生集初出，學者以先覩爲快，而卷帙博鉅，未易家置而人誦。同志之士或犯不韙曰：“姑取其切於問學者凡若干篇，刻版郡庠，使欲見全書而不得可者，得此而讀之。庶知義理之本源，聖賢之途轍，有沿河至海之易，無臨淵羨魚之難，豈不韙與？”校官陳君森聞而喜曰：“是吾志也。”屬郡人陳某書於卷甲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抄本《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》卷一〇。

《北溪陳先生字義》序

陳 宓

道德性命之蘊，陰陽鬼神之祕，固非初學所當驟窺。苟不先析其名義，發其旨趣，使之有所鄉望，則有終身汨沒於文字，白首不知其原者矣。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，然其所以極本窮原，發揮蘊奧以示人者，亦未嘗有隱也。然皆隨叩而應，或得其一二，無以會其大全，學者病焉。

臨漳北溪陳君淳，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，得於親炙，退加研泳，合周、程、張、朱之論而爲此書。凡二十有五門，決擇精確，貫串浹洽，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，則上達由斯而進矣。學者往往未見。

溫陵諸葛珏來莆，一日是書^{〔一〕}，恨見之晚。歸謀之永嘉趙崇端，鏤板以惠同志，某爲之序云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抄本《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》卷一〇。

〔一〕“日”字當有誤。

《艾軒林先生集》序

陳 宓

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，而藁不多見，學者好之如嗜欲。然沒五十年，始傳於世，職之深固以久，一出大肆，理必然也。

先生行古道，言動爲時取式。教授生徒，非禮不行，四方翕然回應，來學者亡慮數百人。道尊德盛，年五十擢第春官，不數年拜大司成。淳熙間，天子幸胄監，命講《中庸》，玉音嘉歎，擢真近侍^{〔一〕}。出使入朝，狗義忘私。無田無官以遺妻子，獨富於書，至死不釋卷。故其文森嚴奧美，精深簡古，上參經訓，下視騷詞。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，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，非學博識高，義精理到能如是乎？

初，先生諸孫成季哀其藁，不輕以示人，近族子同叔搜羅略備，得詩文若干首爲卷，急於垂後，不暇求序於名公，猥以屬某。顧惟愚陋，妄測宏深，得罪君子，又將何辭？昔揚子歿四十年而《法言》始行，《韓集》歷五季，至我朝始大振。某於先生之文亦云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抄本《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》卷一〇。

〔一〕嘉歎擢真：原作“嘉擢歎真”，據文意徑改。